像一株植物一样生活

□吕秀芳

森林是雄伟壮丽的，遮天蔽日，浩瀚无垠。风来似一片绿色的海，夜静如一堵坚固的墙。那就是森林，地球尚未造就人类，却已经造就了它，植物世界骄傲的代表。

这是女作家张抗抗一段描写森林的文字，这种豪放大气、大开大合的气场和格局让我着实喜欢。每每轻闭双目细细品咂，感受风来时那片绿色的海洋怎样沙沙地低语，体会夜静时那堵坚固的墙如何钢铸铜浇般地伫立。

为了生存，树不断地调节自我，努力适应土壤、气候、环境。为了吸取更多的养分、水分，它尽力地把根往深处钻，往广处扎，不断地壮大着自己的根系。为了吸取更多的阳光，它的枝叶奋力向天空伸展，努力去触摸蓝天的额头。

为了生存，树直面无数的困难和灾难。烈日炎炎当头照，它没有躲闪回避。风刀霜剑严相逼，它依旧傲然挺立。害虫蛀蚀叶子，旧叶飘落新叶萌生。响雷削掉了树冠，新枝倔强地旁逸斜出争相生长。

最能体现树木品质的是大漠胡杨，活着昂首1000年，死后挺立1000年，倒下不朽1000年。面对大漠深处的胡杨，每个人都会怀着一种朝圣者的心态，读出胡杨生命中那种顽强不屈的悲壮。生，轰轰烈烈，彻彻底底，坦坦荡荡，与大自然顽强拼搏，挺直腰杆，威武不屈。死，踏踏实实，堂堂正正，坚守信仰，与腐朽绝缘，尸体坚硬如铁，灵魂坚毅如钢。

树是努力的，枝繁叶茂可以证明；树是执着的，葱绿苍翠可以证明；树是坚守的，不离不弃可以证明。

森林的世界让人敬畏，我喜欢乔木直插云天，气宇轩昂；喜欢灌木丛丛横生，从容淡静。喜欢河边的垂柳，随风摇曳，婀娜多姿；喜欢高原的白杨，枝叶上指，刚直苍劲。喜欢苍翠碧绿的树叶，亦喜欢明艳耀眼的红叶。

没有树木的世界，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我无法想象。如果做不成郁郁涧底的松，那就做一株离离原上草吧！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画面所打动。

一株株小草以纤小的生命把坚硬的岩石生生地拱穿，你挤我挨，将星星点点的绿意泼洒整个山体，绿醉了蓝天，绿醉了大地。当我们把视线定格在一个小小的区间里，才发现它是如此纤小、柔弱，却又韧劲十足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记是大学毕业远走他乡，那时被想家、思亲、不安、痛苦包裹的心整日栖栖惶惶。一日，一个微小的细节却在我的视野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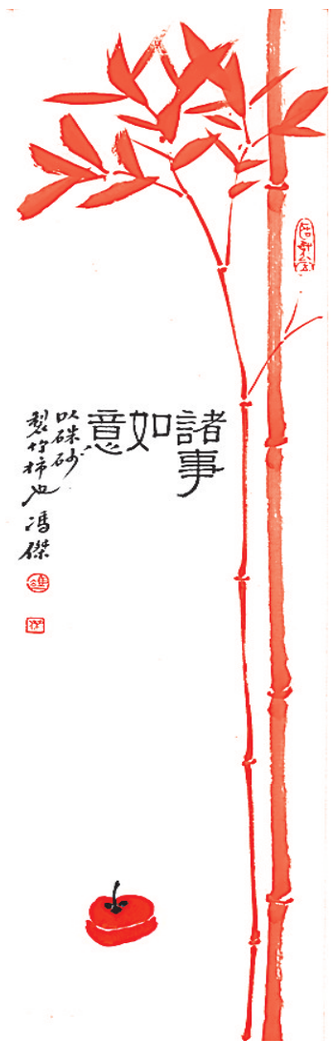
宿舍楼前那片空旷的地板缝隙中，一棵探头探脑的小草正憋足了劲儿用力地往上钻，它娇小的身躯，纤细得如一根棉线，但它却高高地昂起头颅，迎风含笑，与风儿合唱；沐雨舞蹈，与鸟儿轻语。我的心猛然被紧紧攫住，缓缓地俯下身去，轻轻地抚摸着小草，一种怜爱的情绪顿时浸透了我的全身。多么孤独无助的小生命啊，你的故乡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流浪在远方？

当我转身离去的时候，心中奇迹般地泛起点点馨香，像缥缈的夜曲，断断续续，若有似无，连续几天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。当我的思绪沉淀下来时，我才恍悟，是这株水泥地缝中迎风摇曳的小草安抚了我的心灵，牵住了我退缩的念头，止住了我逃离的脚步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情绪退潮般地远去了，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英雄气概一浪高过了一浪……

一株小草纤纤弱弱，但它生存的背后却有着怎样的艰辛，在四面八方冰冷坚硬的岩石间，它是怎样用娇弱的小身板硬是在岩石间挤出一条缝儿，把根牢牢地扎在石缝里。在此，唯有冰心的一句名言能诠释这种精神："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，然而当初它的芽儿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"小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它没有红花绿叶的娇媚，没有高大挺拔的身躯，但它始终坚守一个信念，以自己的身躯绿了空间，绿了时间，绿了灵魂。它仅仅是一株草，甚至在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，但它在四季里活过，一丝不苟地活过，我不知道怎样去衡量一株草的生命厚度。

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一个雪域高原的边防哨所，长年驻守在这里的官兵，终年难以见到绿色。一次训练时，一位士兵的腿抬起来，却不愿放下去。班长问其缘故，士兵回答下面是棵小草。闻讯，大家纷纷围拢过来，将这棵小草视为宝贝般地呵护起来。雪域高原，苍苍茫茫，出现这样一棵绿草，引起士兵们顶礼膜拜，不能不说是对生命的一种尊敬，也不能不说是小草顽强的生命力折服了士兵。

每一株小草都有钻出泥土的梦想，每一粒种子都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渴望。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，就做一丛灌木；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灌木，就做一棵绿草。不管是为木还是为草，都要迎着春风，沐着阳光，吮着雨露，努力生长，生长……



丹竹（国画） 冯杰 作

市"水生态文明建设"征文大赛获奖名单

日前，由市水利局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焦作市"水生态文明建设"征文大赛评选揭晓，作品集近日也将印出。获奖名单如下：

一等奖

《焦作：一座让人心怡的水润之城》 马冬生
《故园有梦》 杨光黎

二等奖

《醉美大沙河》 张艳庭
《新河之变》 李晓飞
《焦作水之梦》 程存长
《水脉焦作》 朱自力

三等奖

《大禹治水》 宋可望
《在焦作，我们和水相恋》 郎旭乐
《焦作河湖改造之畅想》 陈丹丹
《大沙河》 刘良伟
《天鹅飞向灵泉》（组诗） 郜希贤
《一条大河穿城过》（组诗） 马万里

优秀奖获得者： 刘巧利、张玉霞、杨清喜、李晓飞、杜永利、赵平、张红卫、阎建设、许兴华、孙庆丰、王保成、张卫东、王山林、范红杰等30多位作家。

名家有约

特意就是特意

□乔 叶

好像在某些事情上，我变得越来越好歹不分了。

去某朋友家做客，他为我沏茶。

"这是我特意为你留的普洱，5000元钱一斤呢。"他说。

"哦。"我纳闷，"只有我来你才喝吗？你平常不舍得喝吗？我一年才来几次？不怕放坏了吗？"看他尴尬的脸色，我再火上浇油，"既然是为我特意留的，我一会儿就拿走好了。"

有朋友来郑州，到我的单位看我："特意过来看看你。"

我看着他手中的纸袋子："是在黄河迎宾馆开会吧？"

"对。"

"那就不是特意，是顺便。"

"顺便特意。"

"顺便就是顺便，特意就是特意。"我说，"没有顺便特意。"

是的，在我的意识里就是这样：顺便就是顺便，特意就是特意。没有顺便特意。什么是特意？特意就是纯粹，就是专程，就是没有杂色，就是一条道走到底，就是此时，此事，为此而来，再无其他。

但是，这样的时刻是多么少啊，貌似特意的不特意的又有多么多啊！多到连对特意如此敏感的我，不小心也会差点儿落到别人挖出的特意陷阱中去。

那次，我去看一个朋友，正赶上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饭局，那个人我也认识，只是不太相熟，他便硬拉着我参加了。在宴席上坐定之后，他有意替我在寿星面前圆场："乔叶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特意过来……"

这个情境下，按常规我应该附和他的好意，最起码也用沉默来圆场。但我非常任性地不想。沉吟片刻，我终于开口了。

"我不是特意。是凑巧。"我说。

一桌人都看着我。

"你看你，特意就是特意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"好心的朋友顿时尴尬。

"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可我真的不是特意。"我说。

全桌人大笑。

"你看看你，哪有你这种人，给你搭好了架子你都不上。"朋友感叹。

"无功不受禄。"我说。

就是这样。在我的字典里，特意这个词，不能受别的任何污染。特意就是特意，不是别的。我当然明白这种特意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客气，是要格外表达某种尊重。但是，用语言的帽子扣在并不符实的行为上，这种特意在本质上就更像是一种情感高压，甚至近似于诈欺。我不能容忍这种诈欺，也不能顺从自己支持这种诈欺。

因此，很抱歉，我要特意说：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特意，请不要给我这种特意。对于这种特意，我不能接受。请不要把这种特意，浪费在我的身上。如果一定要对我这样的刁钻之徒用这个词，请用得珍重，诚实。否则除了显示出自己的油滑和世故之外，没有任何效用。

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这种特意：不说，只做。正如一个很久没有谋面的朋友，那天相约吃饭，临别之时，他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给我，只因很久以前的一次聊天中，我曾经说过在找这本书。给我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两个字："看吧。"他没有说："这是特意给你带的书！"亦正如最疼惜我的乡下姨妈，我每次去看她，她都会给我冲上满满一碗鸡蛋茶，每次放的鸡蛋都是4个。她也只是说两个字："喝吧。"她从不说："这是特意给你打的4个鸡蛋！"

但我知道，他们都是特意。真正的特意。而且，因为他们的沉默，他们的特意就更显得醇厚，如陈年的原浆酒。

痒疙瘩

□杨 桦

这个人，外表看上去皮糙肉厚的，实际上却极易过敏。每逢季节变换，天阴下雨，吃冷饮、喝酒甚至喝可乐，身上都会有所反应，满脸泛红甚至全身通红，哪哪儿都痒，不由得用手狂抓，手指甲抓过之处，便膨胀出高于正常皮肤的扁平疙瘩，又热又痒，极不自在。如此情形，两三天方才消失。

噢，这个人，就是我。

母亲说我幼年多病，大概这种情形占多。特别是深秋到入冬这段时令，父母几乎时时替我担心。怕早晚受凉吃风，饭不敢让我吃生冷，外出不敢叫我穿得单薄。一不小心，我浑身就长出好多痒疙瘩来。这东西，是皮血不活，不但皮上有，里面的内脏也有，肠啊肝啊胃啊，都生。这是村里的老中医说的。怪不得呢，自从听了那话，每次再出痒疙瘩时，又多了个肚子疼。淘气的泥娃儿，居然有这么个娇气的毛病。

每到这时，母亲便向学校里请假，不再允许我出门。厚铺底厚盖底把我捂到大床上，热毛巾蒙头，发汗。捂啊捂啊，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我在热烘烘的被窝里昏昏睡去；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我在昏睡中醒来。母亲依然坐在旁边，哧哧哧——这是纳鞋底，吱——嗡嗡——这是纺棉花。这些活计，我不用看，只是听，声音里便能浮出母亲劳作的身形。我挣扎着要掀起棉被起身，却被母亲一把按住：别起来，再捂会儿，汗出透了就好了！

继续捂，继续出汗。内衣全湿透了，痒疙瘩确乎不那么痒了，只是全身闷热得难受，氧气也好像不够用。我在黑暗里蜷缩伸展，伸展蜷缩，犹如婴儿生存于母亲的羊水里，又像孙猴子装进了太上老君的乾坤八卦炉，忍受着煎熬。

不知不觉，又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大概是清早时分，身上的被子换成了薄的，不再压得慌了，头上的热毛巾也被拿走了，我仿佛重新爬回了人间，呼吸也极为顺畅。暴脾气的父亲格外温和，用坚硬的胡子扎我的脸。母亲的愁眉舒展开来，仔细地检查我细瘦的胳膊腿儿：嗯，好了，好了！全消下去了。再掀开我的小布衫儿，检查我的肚皮：嗯嗯，真哩，都好了！

夏天时，我还是皮肤过敏。不过，这时可不敢再用棉被子捂了。母亲会拉着我到水塘边，剥净我的小裤头、小背心，从塘底挖出乌黑的淤泥，全身上下给我涂抹。远古时期女娲造人也不过如此吧！这淤泥虽然臭臭的，腥腥的，但质地是柔滑的，清凉的。一个浑身糊满乌泥巴的小人儿，站在太阳底下晒，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滑稽，晒着晒着，不由自主地咧嘴笑了，几粒小白牙亮闪闪的，反衬得全身更乌黑、更丑陋。这笑，也引来了满面愁容的母亲的微笑，她或许也觉得新奇：她何曾生出过这么黑、这么丑的娃儿啊。

很快，身上的湿泥都干了，像拆迁过的破砖烂瓦，也像伤口愈合后的结痂，只是动弹一下，便扑簌簌地往下掉，落到脚面上也不疼，无声地碎了。我觉得好玩儿，便疯了一样，上蹿下跳，一会儿地上一堆碎泥巴。我的光身子上斑驳陆离，好似世界地图，七大洲四大洋全都有。母亲又一把拉住我，摁到水塘里。水塘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烫的，我是被太上老君捉住的泼猴子，任由母亲洗涤。嘿，还别说，那些又热又痒的痒疙瘩，居然不知啥时消失了。等母亲给我穿好衣服，我简直又新生了一回。

一转眼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的皮肤依然容易过敏。特别是喝过酒以后，身上成片成片的厚壮的痒疙瘩异军突起，骇得妻子和儿子不由惊叫。但是幼年时的土法，我再也不敢用了。即使回到故乡，怕是再也找不到那样清凌凌的池塘了，也找不到那样没有污染的塘泥了。

现在，说起乡愁，往往会被人讥笑为矫情。可是，我却时常会想起这样的场景：土坯墙的小屋，粗笨的大床，大红大绿的粗布棉被，紧紧包裹着一个脆弱而过敏的孩子，母亲紧锁眉头，在一旁无休止地劳作。

或者是这样：明晃晃的三伏天的午后，绿柳池塘边，一个光屁股的矮而瘦的泥孩子，被母亲拎着，一遍遍地刷泥浆，晒太阳。

太行仙雾。 焦玉江 摄

咖啡陪你，书香伴我

□暗 香

爱默生说：如果要让一个人孤独，那就让他看天上的星星。我却想说，如若心怀忧伤，纵然隐尽星月光辉，孤独依然会黑洞般将你吞噬。

年末已至，盘算即将逝去的一年光阴，近60万字的疲累吐丝后，孤独开始肆虐出击。虽然我并不排斥孤独，甚至有些享受它的洁净和崇高感，但在仓皇岁月里扬鞭疾驰太久的话，心里难免会尘烟满地，希望有人可以驾舟吹箫而来，抵达内心里塌陷的那处温软。

于是约了三两个好友，随意走进闹市一隅的一家咖啡馆。谁料映入眼帘的，却是如此的朴素和贴近自然——木楼梯，木地板，牛仔布料和草编装饰的椅子，阳光穿过屋顶巨大的采光天窗，散银碎玉般洒了我们一身……站在那里，仿佛伸手就可触及大自然的肌肤，探寻到它的呼吸。最让我们兴奋的是，座位与座位之间的隔断竟然是一个个码满各种图书的书架。而书，是我们面对喧嚣世界的铠甲，保护我们的迷茫，脆弱和孤独。

我想，再喧闹的声音到这里都可以静止吧？再孤独的灵魂到这里都能找到伴儿吧？便好奇地开始寻找，终于在点单上发现了隐藏的店名——咖啡陪你。

"陪你"，多么温暖而窝心的两个字，仿佛清冷中贴身披上的一件棉布衣衫。试问世间谁能真正独抗心间凄楚，而不需要陪伴？

找一处阳光正盛的窗前落座。或许是环境因素，向来失眠浅梦的我，竟然破天荒要了杯偏苦的拿铁。

爱书之人的共性是——遇到书，就像小铁片儿遭遇了强磁场。我们的眼睛被书架上的书香诱惑着挪移不开。我从书架中抽出了萨冈的《冷水中的一点阳光》一边翻看一边和文友们讨论，这个风格独特的法国女作家，仍以惯有的晦涩笔调，讲述了一个与爱情有染的灰色故事，但我喜欢她这种在刀尖和情绪上跳舞的文字。

文友们也纷纷抽出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、杜拉斯的《夏夜十点半钟》以及於梨华的《飘零归何处》，大家津津有味地品读着，评论着，伴着书香，品尝着老板娘为我们精心准备的饮品和美味。

阅读是一把神秘的钥匙，轻易就能打开人与人之间那扇冷冰冰的铁门。

我们聊读书，聊人生，聊社会，聊锅碗瓢盆的琐碎，时间的针脚于不知不觉间匀匀前行，两个多小时的"陪你"慢时光从眼前缓缓滑过。转瞬已是午后，我们几个有午睡习惯的人，今天竟然毫无困顿。

此时窗外阳光煦暖，和风习习，冬日的寒冷竟然缺了席……我想，这可能就是人心与人心的靠近而合并出来的力量，带给人愉悦和生机。

生命里处处蛰伏着忧伤和颓废，却更潜藏着葳蕤生机。无人不想做更精彩的自己，这就需要适时更换土壤和悉心浇灌。没有谁注定一世持久得大红大紫，困惑、软弱、失意、创伤等总会伺机侵袭，人与人之间毫无利益地走近与交往，是更新和壮大自己的良机，让心情御风而飞。

共同的书香情怀使我们更宁静，安详；日子更清简自如，使人多了一分明净和慈悲。让孤独的灵魂在独处时自醒，共处时澄澈和明亮。慢腾腾的往常时光，蓦然多了几分丰富和热烈。

在这个寒冬，我们借桃花的名义，潜回了春天和往事。

感谢这个咖啡陪你、书香伴我的午间时光。

我相信，一转身，便是满街的繁花似锦。

拍卖公告

受有关单位委托，我公司定于2015年12月29日9时30分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桑塔纳、日产帕拉丁、日产皮卡以及依维柯客车等旧机动车共计22辆（详见《拍卖标的清单》）。

有意竞买者，请于2015年12月27日16时前携带有效证件向本公司缴纳保证金贰万元（开户行：焦作市商业银行南北苑支行，账号：5000670300024，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，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），并持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。

展示时间：2015年12月26日、27日
展示地点：标的物所在地
公司电话：(0391)2766668 15839155555 13782824007
监督电话：(0391)2758577
公司地址：焦作市山阳区东苑路中段农税路口

焦作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
2015年12月19日

通 告

因市南外环路施工需上跨郑焦晋高速公路，该项目立交7#墩位于郑焦晋高速公路K53+200处中央分隔带内。因施工需要，需移除中央分隔带苗木230米。我公司将于近期对该部分苗木进行移植，因施工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河南新时代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2015年12月18日

本社地址：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：454001 电话：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：3:30 印完：5: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